

第一卷

滦阳消夏录一

【原文】

乾隆己酉夏 以编排秘籍 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竟 特督视官吏题签度架而已。昼长无事 追录见闻 忆及即书 都无体例。小说稗官 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 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 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

【译文】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夏天，我在滦阳编辑整理朝廷藏书。当时校勘工作早已完成，每日只是监督有关官吏题写书签、将书放到架上而已。昼长无事，便追思以往所见所闻，想到了便写出来，没有固定的体例。或小说或故事，明知它对著述之事无多大帮助。但这些街谈巷议的内容，也许有益于劝戒。因此叫办事员抄写了编辑起来 起名为《滦阳消夏录》。

【原文】

胡御史牧亭言 其里有人畜一猪 见邻叟辄瞋目狂吼 奔突欲噬 见他人则否。邻叟初甚怒之 欲买而啖其肉 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 世无不可解之冤。”乃以善价赎得，送佛寺为长生猪。后再见之 弭耳昵就 非复曩态矣。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 有巴西李衍题曰：“至人骑猛虎 馭之犹骐驎。岂伊本驯良 道力消其鸷。乃知天地间 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 无有多畏忌。”可为此事作解也。

【译文】

御史胡牧亭说，他所居里中有人养了一头猪，见了邻居的老人便瞪着眼睛狂吼，奔来跑去地要咬他，而见了别人则不这样。这老人开始时非常气愤，想把它买来杀掉吃肉。过后忽然感慨道：“莫非这就是佛经中所谓的宿怨！世上没有解不开的怨仇。”老人便出了个好价，把猪买了来，送到佛寺作为长生猪养了起来。此后这头猪再见到老人，便耷拉着耳朵很亲热地凑过来，而不是原先那种凶恶的样子了。我曾见过孙重画的伏虎罗汉图，巴西人李衍题了一首诗 诗的大意是：“完美的人骑猛虎 驾馭得像骏马一样。难道它本来就驯良？乃是道力制住了它的凶猛。可知在天地间，有志都可以达到理想，大家都保持着坚定的意志，不要有所畏惧。”这首诗可用做对上面所讲故事的阐释。

【原文】

沧州刘士玉孝廉 有书室为狐所据 白昼与人对语 掷瓦石

击人 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 良吏也 闻其事 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 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 亦不取钱 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 不取钱乃畏后患耳 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 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 咄咄不怡者数日。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话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 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 况我曹乎？”刘乃令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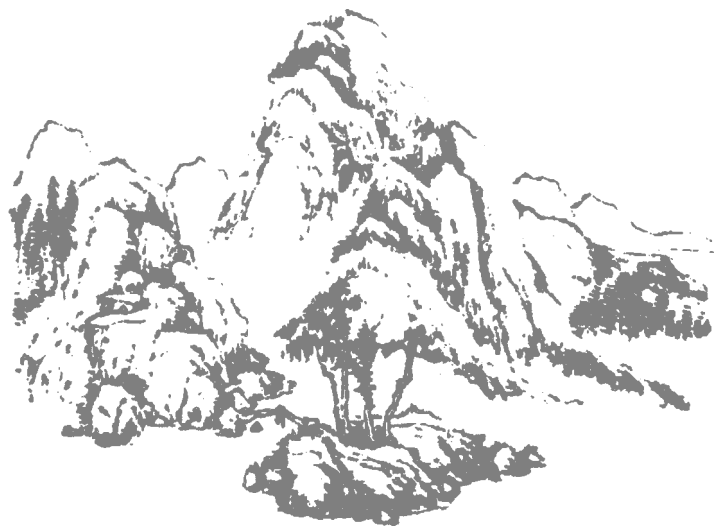
【译文】

沧州的举人刘士玉，有一间书房被狐狸占据了。大白天狐狸和人对话 扔瓦片石头打人 但看不见它的样子。知州平原人董思任是位好官 听到这件事 亲自来驱赶狐狸。他正在大讲人与妖是不同路数的道理 忽然房檐那儿传来洪亮的声音道：“先生当官很爱民，也不贪钱，所以我不敢打你。然而你爱民不过是为了求名，不贪钱是因为怕有后患 所以我也不怕你。先生算了吧 不要多嘴多舌自讨没趣。”董思任狼狈地回去了，有好长时间心里闷闷不乐。刘士玉有一位女仆又粗又蠢 只有她不怕狐狸 而狐狸也不打她。刘士玉和狐狸对话时问起这件事 狐狸说：“她虽然是个卑贱的仆人 但是一位真正的孝妇。鬼神见了她都得躲避 何况我这狐狸呢？”刘士玉便叫这位女仆住在书房里 狐狸当天便离开了。

【原文】

爱堂先生言 闻有老学究夜行 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 亦

不怖畏 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 至南村有所勾摄 适同路耳。”因并行 至一破屋 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 性灵汨没。惟睡时一念不生 元神朗澈 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 文如屈、宋、班、司马者 上烛霄汉 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 次者数尺 以渐而差 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 照映户牖 人不能见 惟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 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 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塾 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 墨卷五六百篇 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 实未见光芒 不敢妄语。”学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译文】

爱堂先生说，他听说有一位老学究在夜里赶路，忽然遇到了他死去的朋友。老学究性情刚直，也不害怕，便问亡友上哪儿去。亡友答：“我在阴间当差，到南村去勾人，正巧与你同路。”于是两人一起走。到了一间破房子前，鬼说：“这是文人的家。”老学究说你怎么知道，鬼说：“一般人在白天都忙于生计，以致掩盖了本来性灵。只有到了睡着时，什么也不想，性灵才清明明澈，所读过的书字字都在心中射出光芒，透过人的全身窍孔照射出来。那样子缥缥缈缈，五彩斑斓，灿烂如锦绣。学问像郑玄、孔颖达，文章像屈原、宋玉、班超、司马迁等人，所发出的光芒直冲云霄，与星星、月亮争辉。不如他们的，光芒有几丈高，或者几尺高，依次递减。最次的人也有一点儿微弱的光，像一盏小油灯，能照见门窗。这种光芒人看不到，只有鬼能看见。这间破屋上，光芒高达七八尺，因而知道是文人的家。”老学究问：“我读了一辈子书，睡着时光芒有多高？”鬼欲言又止，沉吟了好久才说：“昨天到你的私塾去，你正在午睡。我看见你胸中有一部高头讲章、五六百篇墨卷、七八十篇经文、三四十篇策略，字字都化成黑烟，笼罩在屋顶上。那些学生的朗读声，好似笼罩在浓云迷雾之中。实在看不到一丝光芒，我不说假话。”老学究听了斥责鬼，鬼大笑着走了。

【原文】

沧州城南上河涯，有无赖吕四，凶横无所不为，人畏如狼虎。

一日薄暮，与诸恶少村外纳凉。忽隐隐闻雷声，风雨且至。遥见似一少妇，避入河千古庙中。吕语诸恶少曰：“彼可淫也。”时已入夜，阴云黯黑。吕突入，掩其口，众共褫衣沓髀。俄电光穿牖，见状貌似是其妻，急释手问之，果不谬。吕大悲，欲提妻掷河中。妻大号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杀我耶？”吕语塞，急觅衣裤，已随风吹入河流矣。旁皇无计，乃自负裸妇归。云散月明，满村哗笑，争前问状。吕无可置对，竟自投于河。盖其妻归宁，约一月方归。不虞母家遭回禄，无屋可栖，乃先期返。吕不知，而遭此难。后妻梦吕来曰：“我业重，当永堕泥犁。缘生前事母尚尽孝，冥官检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后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阴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汤镬也。”至妻再醒，日屋角有赤练蛇垂首下视，意似眷眷。妻忆前梦，方举首问之。俄闻门外鼓乐声，蛇于屋上跳掷数四，奋然去。

【译文】

沧州城南的上河涯，有一个无赖叫吕四，横行乡里，干尽坏事，人们像怕虎狼一样怕他。一天傍晚时分，他和几个恶少在村外乘凉，忽然隐隐传来一阵雷声，风雨就要来了。他远远地望见好像有一个少妇，躲进了河岸边的古庙中。吕四对几个恶少说：“咱们去玩玩那个女人。”这时已经入夜，阴云密布，天色昏暗。吕四突然冲进庙里，掩住了女人的嘴，其他恶少便扒下女人的衣服猥亵起来。不大一会儿，一道闪电照亮了窗户，吕四借光发现这女人好像是自己的妻子，便急忙放手。一问果然不错。吕四大

怒 要把妻子扔进河里。妻子大哭道：“你要玩弄人 结果反招致别人玩弄了我 天理昭然 你还要杀我吗？！”吕四张口结舌 急忙找寻衣裤，却早被风吹到河里去了。吕四没有办法，只好把光着身子的妻子背了回去。阴云散去，月亮出来时，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嚷叫喧笑 争着前来探听情况。吕四没法回答 竟投河自尽。原来他的妻子回娘家，约好一个月后回来。不料娘家遭了火灾 没有地方住 便提前回来了。吕四不知这个情况 结果弄出了这件事。后来她梦见吕四回来说：“我罪孽深重 该永远堕入地狱中，但因我生前对母亲尽了孝道，冥府的官查核籍册，让我变成蛇，我这就要去托生了。你的后夫不久就要来了，你要好好对待新公婆。阴间的法律对不孝的人判罪极重，以后不要因此而到阴间下油锅。”到了吕四妻再结婚那天 屋角有一条赤练蛇 垂着头往下看，好像恋恋不舍的样子。吕妻想起了梦中的事，刚要抬头去问，忽然听到门外鼓乐声响起。赤练蛇在房上蹦跳了好几次，急急离去了。

【原文】

献县周氏仆周虎，为狐所媚，二十余年如伉俪。尝语仆曰：“吾炼形已四百余年 过去生中 于汝有业缘当补，一日不满 即一日不得生天。缘尽 吾当去耳。”一日 颯然自喜 又泫然自悲，语虎曰：“月之十九日 吾缘尽当别。已为君相一妇 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 俾备礼。自是狎昵燕婉 逾于平日 恒形影不离。至十五日 忽晨起告别 虎怪其先期。狐泣曰：“业缘一日不可减，

亦一日不可增，惟迟早则随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缘，为再一相会地也。”越数年果再至，欢洽二日而后去。临行呜咽曰：“从此终天诀矣！”陈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余，惜福者当如是。”刘季箴则曰：“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此狐炼形四百年，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临事者不当如是。”余谓二公之言，各明一义，各有当也。

【译文】

献县周家的仆人周虎被狐狸迷住，他和狐狸像夫妻般共同生活达二十多年。狐狸曾经对周虎说：“我修炼成人形已有四百多年，在前世中我和你有段缘分应当补上，一天补不满，就一天不能升天。缘分尽了，我就离开你。”有一天，她兴高采烈，又黯然悲伤。她对周虎说：“这个月的十九，我们的缘分到头了，我该走了。我已为你相中了一位女人，你可以娶她。”于是拿出银子交给周虎，以准备聘礼。从此她与周虎缠绵亲热，比以前还要恩爱，常常形影不离。到了十五日的早上，她起来忽然要告别离去。周虎不知她为什么要提前离去，她哭道：“缘分一天不能减少，也一天不能增加，只是早晚可以随意安排。我想留下三天的缘分，以后想再见一次面。”几年之后，她果然又来找周虎，欢聚了三天之后，离去了。临走时，她呜咽道：“从此我们永别了。”陈德音先生说：“这个狐狸做事善于留余地，珍惜幸福的人应该这样。”刘季箴则说：“过了三天终究还是得告别，何必留下三天。这个狐狸修炼人形已有四百年，还没有到拿得起放得下的程度。处理事情不该

这样。”我认为二人的话各自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各有各的理。

【原文】

献县令明晟 应山人。尝欲申雪一冤狱 而虑上官不允 疑惑未决。儒学门斗有王半仙者 与一狐友 言小休咎多有验 遣往问之。狐正色曰：“明公为民父母 但当论其冤不冤 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门斗返报 明为悚然。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尝同一道士渡江。适有与舟子争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须臾 尚较计数文钱耶！”俄其人为帆脚所扫 堕江死 李公心异之。中流风作 舟欲覆。道士禹步诵咒 风止得济。李公再拜谢更生。道士曰：“适堕江者 命也 吾不能救。公贵人也 遇厄



得济亦命也 吾不能不救 何谢焉？”李公又拜曰：“邻师此训，吾终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尽然。一身之穷达 当安命 不安命则奔竞排轧 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 即不倾陷善类 亦作宰相 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 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 朝廷之设官 所以补救气数也。身握事权 束手而委命 天地何必生此才 朝廷何必设此官乎 震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成败利钝 非所逆睹。’ 此圣贤立命之学 公其识之。”李公谨受教 拜问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骇。”下舟行数十步 翳然灭迹。昔在会城 李公曾话是事。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

【译文】

献县县令叫明晟，是应山人。他要为一个冤案昭雪，却怕上司不准，便犹豫不决。儒学的公役中有个叫王半仙的和狐狸是朋友，他说这狐狸对小吉凶算得较准，明晟便打发他去问问。狐狸严肃地说：“明公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只应该考虑这个案子冤不冤 而不该问准不准。不记得制府李公讲过的那段话吗？”公役回来报告了明晟，明晟大为震惊，于是说起制府李卫在没任官时，曾和一个道士同船过江。碰巧赶上有一个人在和船夫争吵。道士长叹道：“活不多大一会儿了 还在计较那几文钱。”不久 这人就被船帆扫了一下，掉到江里淹死了。李卫觉得这道士不凡。船到江中时起了风 船要被刮翻。道士踩着禹步念咒 风停了 船才得以过江。李卫一再拜谢道士的救命之恩。道士说：“刚才掉进江

中的人 是命里注定的 我救不了他。你是贵人 遭难而终能平安地渡过河 也是命中注定的 我不能不救 有什么好感谢的！’李卫又拜谢道：“接受大师的这个训导 我将终生听天由命。”道士说：“也不要完全这样。一个人是穷困还是飞黄腾达 应当听从命运的安排。如果不听从命运的安排，那么就会奔波、竞争、排挤、倾轧，各种手段就都用上了。却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便不陷害忠良 也能当宰相 那样做 只不过是增加自己的罪孽罢了。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就不能听从命运。天地所生有才干的人，朝廷所设置的百官，都是用来弥补气数的。手中有权，却无所事事地完全听天由命，那么天地又何必生出有才干的人，朝廷又何必设置这一职位呢 守门人说：‘知道不行而强要去做。’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功顺利与否，我就来不及回头去看了。’这都是圣贤建功立业的教诲 你要记住。”李卫恭谨地接受了道士的劝说，并请问道士的姓名。道士说：“我说了怕你受惊。”下了船走了几十步 便一晃不见了。后来在省城 李卫说起了这件事，不知这个狐狸怎么也知道这件事。

【原文】

雍正壬子 有宦家子妇 素无勃谿状。突狂电穿牖 如火光四射 雷楔贯心而入 洞左胁而出。其夫亦为雷焰燔烧 背至尻皆焦黑 气息仅属。久之乃苏 顾妇尸泣曰：“我性刚劲 与母争论或有之。尔不过私诉抑郁 背灯掩泪而已 何雷之误中尔耶？”是未知律重主谋 幽明一也。

【译文】

雍正十年(1732年)有位官宦人家的媳妇,从未和任何人吵过架。一天突然一道闪电穿过窗户,好像火光激射,穿进这个媳妇的心房,透过左肋而出。她的丈夫也被闪电烧伤,从后背到臀部焦黑一片,只剩了一口气。过了好久,她的丈夫才苏醒过来,望着妻子的尸体哭道:“我的性格不好,有时和母亲争吵几句,你不过私下里和我说说心中的不快、背着人哭泣而已,怎么闪电就误中了你呢?”他不知道主谋判刑重,这在阴间、阳间都是相同的。

【原文】

宁波吴生,好作北里游。后昵一狐女,时相幽会,然仍出入青楼间。一日,狐女请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见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应念而至,不逾于黄金买笑乎?”试之,果顷刻换形,与真无二,遂不复外出。尝语狐女曰:“眠花藉柳,实惬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声色之娱,本电光石火。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岂特某某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握雨携云,与埋香葬玉、别鹤离鸾,一曲伸臂顷耳。中间两美相合,或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诀别之期。及其诀别,则数十年而散,与片刻暂遇而散者,同一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倚翠偎红,不皆恍如春梦乎?即夙契原深,终身聚首,而朱颜不驻,白发已侵,一人之身,

非复旧态。则当时黛眉粉颊，亦谓之幻化可矣，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吴洒然有悟。后数年 狐女辞去。吴竟绝迹于狎游。

【译文】

宁波的吴生，爱与青楼女子鬼混。后来他和一个狐女好上了 时常幽会 但仍然出入于青楼。有一天狐女对他说：“我能变化。凡是你所喜欢的女人，我见过一面就能变出她的样子来。你一想她 她就可以出来 不比花钱去买笑好吗？”吴生一试 狐女果然在顷刻之间就变了形，和真的不差毫厘。因此吴生不再外出瞎混了。一天他对狐女说：“这些天眼花宿柳 真是快活。可惜是你幻化的 感觉总是隔了一层。”狐女说：“你说得不对。声色的快乐，本来就像电光石火般转瞬即逝。不仅我幻化成某某是虚幻的，就是那位某某也是虚幻的；不仅某某是虚幻的，就是我自己也是虚幻的，连千百年来那些艳女名姬也都是虚幻的。那白杨绿草、黄土青山，哪一处不是古来歌舞的地方？从男女欢爱到死后埋葬 就像表现男女离别的《别鹤》、《离鸾》曲那样短暂 不过是伸伸胳膊的工夫。其间两个人在一起，或者几刻钟，或者几天，或者几月 或者几年 但终有永别的那一天。到了分别这一天 那么不论两人在一起是欢聚了几十年还是片刻，都同样如悬崖撒手，一切都是空。在女人堆里混 不都恍惚如一场春梦吗 即便是缘分很深 终生在一起 但青春也不能永驻 渐渐生出白发 同一个人也不是先前的容貌了。那么她当年的唇红齿白，也可以说是虚幻的。怎么能说只有我变化为某某是虚幻的呢？”吴生恍然有

所醒悟。过了几年，狐女离他而去，而吴生再也不到风流场中去了。

【原文】

交河及孺爱、青县张文甫 皆老儒也 并授徒于献。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 去馆稍远 荒原阒寂 榛莽翳然。张心怖欲返 曰：“墟墓间多鬼 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 揖二人坐曰：“世间安得有鬼 不闻阮瞻之论乎 二君儒者 奈何信释氏之妖妄。”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 疏通证明 词条流畅。二人听之 皆首肯 共叹宋儒见理之真。递相酬对 竟忘问姓名。适大车数辆远远至 牛铎铮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 岑寂久矣。不持无鬼之论 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 谨以实告 毋讶相戏侮也。”俯仰之顷 欻然已灭。是间绝少文士 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 或即其魂欤。

【译文】

交河的及孺爱和青县的张文甫，都是老学究，一起在献县教学生。在一个月夜，两人在南村北村之间散步。离学馆越来越远了，只见荒郊死寂，树丛森森。张文甫害怕要回去，说：“坟墓之中鬼多，不能在这儿久留。”继而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来了，与两人见礼之后坐下，说：“世间哪有鬼，没听过阮瞻的论述么？二位是读书人，怎么也信佛家的胡说八道？”于是老人便阐述程朱关于二气消长的学说，分析证明，极为通达清楚。两人听了连连点头，一

起赞叹宋代大儒学说的精粹。彼此相互应答，竟忘记通个姓名。这时远处来了几辆大车，牛铃哗哗作响。老人抖抖衣服急忙起来说：“我这间的人，寂寞好久了。如果不说世上无鬼，没办法留二位谈一个晚上。现在将要离别，我实话告诉你们，请不要认为我是戏弄你们。”转瞬之间，老人已悄然不见。这儿极少埋葬读书人，只有董空如先生的墓离得很近，莫非就是他的魂灵？

【原文】

河间唐生，好戏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谓唐啸子者是也。有塾师好讲无鬼，尝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语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呜呜击其户。塾师骇问为谁，则曰：“我二气之



良能也。塾师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守达旦。次日委顿不起。朋友来问，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抛掷瓦石，摇撼户牖，无虚夕。初尚以为唐再来，细察之，乃真魅。不胜其黼，竟弃馆而去。盖震惧之后，益以惭恧，其气已馁，狐乘其馁而中之也。妖由人兴，此之谓乎？

【译文】

河间的唐生喜好玩闹，当地人至今还知道有这么个人，所谓“唐啸子”就是他。有位私塾先生好讲没有鬼，说：“阮瞻遇见了鬼，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不过是和尚们造谣罢了！”夜里，唐生往私塾先生的窗户上扔土，然后又呜呜叫着叩门。私塾先生惊问是谁。回答说：“我是二气相聚结的鬼。”先生大惧，蒙头躲在被窝里发抖，叫两个弟子守他到天亮。早晨，他瘫在那儿起不来了。朋友来问，他只是呻吟着说有鬼。后来大家知道是唐生干的，都拍掌大笑。然而从此以后便闹起真鬼来，抛瓦扔石、摇晃门窗，没有一天晚上有安静之时。开始还以为是唐生在胡闹，后来仔细观察，才知是真鬼。私塾先生受不了，竟丢下学馆离去了。这是因为他受过惊吓之后，加上惭愧，他的勇气已衰退，鬼便乘机而来。“妖由人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天津某孝廉，与数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轻薄。见柳阴中少妇骑驴过，欺其无伴，邀众逐其后，嫚语调谑。少妇殊不答，鞭驴疾

行。有两三人先追及，少妇忽下驴软语，意似相悦。俄某与三四人追及，审视，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骑，是日亦无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诃之，妻嬉笑如故。某愤气潮涌，奋掌欲掴其面。妻忽飞跨驴背，别换一形，以鞭指某数曰：“见他人之妇，则狎褻百端，见是己妇，则恚恨如是。尔读圣贤书，一‘怒’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耶？”数讫径行。某色如死灰，僵立道左，殆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译文】

天津有位举人和几个朋友到郊外踏青。这些人大都是轻薄少年，看见有一位少妇在柳阴中骑驴走过，欺负她身边无伴，便相邀跟随在少妇的身后，胡言乱语地调笑。少妇不理他们，打驴快走。有两三个人又追了上来，少妇忽然下驴缠缠绵绵地和他们搭话，好像很喜欢他们。不一会儿，举人和另外三四人又追了上来。举人仔细一看，这不是自己的妻子吗？不过妻子不会骑驴，这一天也没有理由会来到郊外。他又惊疑又愤怒，上前呵斥她。她依然笑个不停。举人怒火中烧，扬手要打妻子的耳光。妻子忽然飞身跨上驴背，又改换了相貌，用鞭子指着举人斥道：“你见了别人的妻子，就百般调戏；见了自己的妻子跟人调笑，就愤怒成这样。你读圣贤书，一个‘怒’字还没弄明白，凭什么考中了举人？”训斥完后，她打驴走了。举人脸色如土，几乎僵在路旁不能走了。不知这个少妇是什么精灵。